

風雨譙

風雨談

第十三期

袖裏虹蜺銜霽色，
筆端風雨駕雲濤。

宇文虛中

風雨談

第十三期 目次

篁軒記 (散文)

紀聚庵 (三)

木偶奇遇記 (木偶劇本)

譚惟翰 (三)

甲申志感 (散文)

文載道 (三)

歛財記 (小說)

趙而昌 (五)

鬼目 (散文)

何 若 (八四)

心理學家 (小說)

麥 耶 (二三)

霧 (創作)

楊保義 (九)

瑪理諾佛 (屠格涅夫著)

楊絢霄 (五)

回子 (創作)

何 心 (三)

黃龍寺 (四幕劇)

羅 明 (充)

鼻 (創作)

許季木 (五)

戲文 (散文)

王廉善 (五)

玉官 (創作)

落華生 (二)

蒼蠅之微 (散文)

楊同芳 (五)

世外桃源 (希爾頓名著)

實 齋 (四)

託爾斯泰及其作品

李霽野 (三)

文壇新訊

(六)

印度文學特輯

密切注意

風雨談

第十三期

袖裏虹蜺銜霽色，
筆端風雨駕雲濤。

宇文虛中

現代散文隨筆選

最新出版

預告已久讀者渴望的現代散文隨筆選，已於今日出

版了。全書四八二頁，精裝一厚冊，從最近五六年裏全國著名的文藝雜誌中，精選出有價值有趣味的散文四十篇，收入的著名散文作家有周作人，紀果庵，柳雨生，予且，文載道，陶亢德，周黎庵，蘇青，班公，秦瘦鷗，龍沐勛，戴望舒，林榕，錢公俠，譚正壁，伯上等十餘家，說理談情，無不各盡其妙，篇篇錦繡，字字珠璣。每冊實價僅售一百五十元，初版印數無多，欲購從速。

上海太平書局印行

福州路三四二號
電話九四九一五

散文集

紀果庵著

紀果庵先生以北人而主南方，實大聲宏，近年以來所著散文發表南北各大文藝雜誌，藝文月刊，風雨談，天地，古今，中國文藝，萬象，萬人傳誦。紀先生文字清新流麗，典雅雋爽，自具一格，而尤富敏銳之時代感。太平書局爲慰各地嗜讀紀先生大作者之渴望，特請先生將歷年散文，精選成此「兩都集」，共收長文十餘篇，精裝一厚冊，現已發行，洛陽紙貴自不待言。

上海太平書局印行

兩都集

欲購從速

每冊實價一百二十元

篁軒記

紀果庵

將自己作事讀書的地方命了這樣的名字，並不是要學風雅，實在因為窗前正有一大叢細竹，又是自己栽的。查說文篁字云：

「篁，竹田也。」段注：「戰國策，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西京賦：篠蕩敷衍，編町成篁。漢書：篁竹之中。注，竹田曰篁。今人訓篁爲竹，而失其本意矣。」

這樣說，篁雖有誤解作小竹的，但其爲成叢之竹，則顯然不錯。倭名類聚鈔木部竹類云，「篁，竹叢也。」狩谷棧齋注云：「廣雅作竹名，按竹叢之訓見漢書嚴助傳注引服虔」。則更分明。爾雅無篁字，且連衛風淇澳的「綠竹」，都不作竹解，而以爲「蕭蕭」的。陸疏：「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虫。」又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水經淇水注亦謂非竹，這很糟，我以爲古代黃河之曲是與今日的黃沙漫漫大不同的，譬如梁孝王的兔園，洛陽的金谷園，在意象中都應當是很有江南之風，竹子是不可少的。如今則干脆一句話打破，於

是荒涼成爲自古有之的了。所以自從渡江，對於竹子特別注意。竹田在此地頗爲不乏，例如三步兩橋和清涼山一帶均甚多，早先我是以爲秋天格外好，各種應當凋落的全凋落了，沒有可厭的庸俗障目，正是極目蕭然的好天氣，遠遠的幾片鬱鬱的竹林，多麼拔俗清絕呢？如今在春天也看見了，那萬竿齊發的生氣可又不是秋天可比，大竹一長出來就是那麼巨大挺直，給人欣悅與興奮，乃至於驚異，碧綠的外表上微微着一層白霜，李釋戡先生告訴我他寓園中新生的一株大竹，高已兩丈餘，其成長不過五天！松柏雖也可貴，但長大却難，如此歲月，有使人不能忍耐之勢，當晉室之末日，知識分子都到竹林去狂放無羈的遊宴，豈亦有感於斯乎？現在清談正是被罵得體無完膚，說了這樣的話不免與「時務」相違，但研究歷史的人，總喜歡以亂世比亂世，比來比去，比不出好意境來，也只好算作無可如何罷。

現在還是回過來說說自己的事。窗前種竹，也不過那麼一點意思，正古人之所謂聊以寄意。始而很爲這些細竹之不能長

大起來惘然，既而知道這是品種的關係，不是培養與土宜所致，也就釋然了。去年曾寫小文曰「南方草木狀」，記此數十竿的簡短歷史，此刻意念也還是如此。可是今春細笋滋生尤繁，有好幾隻是挺破了水泥地皮而出來的，雖然其梢頭稍稍有點彎曲，其可驚固不在李氏園中巨竹之下。數日來出笋日期已過，放出比枝幹更綠得新鮮的葉子，我的欣悅，殆不可言，大約此即古人「吾亦愛吾廬」的意思歟？慚愧不能說出，只有多從窗子向外望幾望。而且竹下忽然生了紅色的草莓，豔麗得使人奇異，因為不是由於培養，瘦小的果實全無味道，但對於我而言，却總是一種安慰。在沙漠裏，一株狗尾草或芨芨草都是給人莫大舒服與快樂的。

亂世人事升沈是突然而不可懸擬的。雖然是這麼一個小院落，却亦有其應有的變化了。——但我却一直固守着四年前的老屋。有人以為太拙笨，有人以為很好，在我都是無所容於心。我心裏所要求的乃是長久的安定與寂靜，固然，一般人未嘗不是如此，然爲了安定先須活動，爲了寂靜而謀躁進，不客氣的說，都不爲我所取。安定本是沒標準的，馮諼作歌，有了魚還要車，在此種心情之下，別人認爲安定了而自己還是不足；另一種則是「身在魏闕，心存江湖」，嚴子陵所以必須過垂釣的生活，蓋不徒然爲富春江的景色好；張季鷹想葦菜鱸魚，更

非爲了口腹之欲也。當我初來這裏的時候，竹子還沒有，一切都是破陋不堪，牆上的聖粉是我刷的，地上的地板是我釘的，一只桌，一把椅，一盞燈全是我自己預備的。熱鬧而紛囂，天天跑到外面去「應酬」，在家裏來了客也「應酬」，端端茶杯，握握手，笑一聲，看一眼，全是爲了別人不是爲自己，而這爲自己又是出於一種強迫的力量。有時端起了急就章的蛋炒飯，事實上總是到下午兩點左右了，一面用調羹胡胡塗塗吃進去，一面注視着當天的報紙，可是到不了半飽，又有人來找了，不會說謊話，抹抹汗，穿上長衫又去「應酬」。除非到晚上十一點以後，關起房門來臥到床上去長嘆一口氣，此外是沒有片刻爲我所有，像這種生活的形態，不少朋友反而羨慕，不少一般人是莫測所以，說是世俗的「安定」，毫無疑義的夠得上而有餘。但是我瘦了，食量減了，健康情形壞了，這是安定嗎？我有點不大相信。我只覺得這樣活下去不行，還是趕快回到「初服」爲佳。於是先在職業上尋覓了可以變更生活的道路，漸漸脫離可以擾亂寧靜的種種，客人雖則仍然往來，但已不再糾纏於我，古屋中印有紅格子的公文紙漸少，而線裝的以及破舊的洋裝的書漸多，久之，好像有點「心遠地自偏」了，可以有閒暇運用自己的筆，有地方讓攤開的書侵占，有時間給凝想飄然而至，甚至於有工夫有一場「病」了。

這才覺得窗前需要種一片竹，很遠的，從一個僧寺那裏討來的竹根，深深埋下去。時間遲了，當秋天，葉子一如院外梧桐，黃而凋萎的樣子，使人對着這種不該有的憔悴生輕輕的厭惡，好容易熬過多雪的冬天，第二年春日不過淒零的十幾竿，筍是沒有，並且友人告訴我這不是毛竹，永遠不會有，我如上文所云，惆悵。但到第三年却有了新篠，直至今年連水泥地也穿起來為止，差不多他們成了在這附近——只有污濁的小河與專門在大門前晒牛糞和排洩大便的區域——唯一的竹林，不要因為向前走不了十步就是灰色的牆而難過，須知若沒有這一片綠色就更無法安排疲倦的心神。我無論如何，被這古屋與竹叢所滿足了。

現在這裏不大有什麼來客，這是應當有的現象，蓋前面所引的「心遠」之說還不夠，實在是人也遠了。正好，我願意客廳的沙發上有塵土，願意工人閒得伏在桌子上假寐，我欣賞門外梧桐上的鳥巢，我側耳靜聽竹叢裏的噉啄鳥語。幽深的走廊上晚間有蛛網而無燈。乳色的燈罩只供白天欣賞，晚上則是螢與蚊的世界。假定有什麼事而必須晚上來的話，要摸索，要有點爲夜色所恐懼，好像有什麼幽靈。自從人事蕭閒以來，原有的電鐘拆去了，電扇更無有，高興時坐到晚飯後還不知回家，也不知是幾點了，讓自己的孩子三次兩次來催吃晚飯，今年索

興連日歷都沒有了，譬如說，今天本是星期三，我就記成星期四而到某校去上課了，及至見了學生，才知道不是，大家都在笑，而我却有忘機之欣然。如此，又並不是不去作事，早晨六點鐘來到這裏和許多年青人體操，跑步，唱歌。看着他們怎麼長大，學習，自己也研究着怎麼長大，學習。關心黃楊冬青的葉子不要被虫咬壞，關心牆上的薔薇是否凋零。把芭蕉移到土壤好而易長的地方，看青年人們揸着鋤頭種番茄，把瓦礫掘出來，使荒涼變爲整齊與生產。古詩人種豆南山下或也稍有一些這樣動機，雖不敢相比，心向往之總該被原諒，許可。用最大的體力但用最少的思想去處理所謂公事，留下一部分精神還是爲自己讀書。書是讀得毫無成功，但這是嗜好與興趣，替別人盡了力，同時也可以有資格和力量看一點願意看的文字，也就覺得報酬很不少了。

所以坐上客常常也有書友，沒有力量買好的版本與大的數量，但知道一下價錢和書林的滄桑也是好的。比方說，前幾天費盡力氣才買得成的一部煙嶼樓文集自己以爲是很貴了，可是今天書店告訴我有人願意出一倍的價錢了，我自然是不賣，而心上終於有了勝利的愉快。利己心原是偉大的呀！自己所收的少少的幾本書，還是不肯放在這裏，多半是放在家中的。這兒書架上零零亂亂都是沒什麼用的東西，例如好是很好但是不大

願意看的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朱士嘉的中國地方志綜錄，只好請他們坐坐冷板凳。有一部分期刊，因為不全又非愛好也遭同樣處分，北平研究院的院務彙報和禹貢便是其中之一。直到前天偶然翻到廿六年六七月份出版的禹貢才知道還有自己所寫的文章，好像他鄉遇故知，儘管文章不好，也細細閱過一遍。大約是去年，看見一個極熱的書店收來許多本東方雜誌，說是要論斤出售了，因為零賣不合算，我心中有不少珍惜之意，順手取四十餘冊，有的是廿六年八月出版，亦是在北京不曾看到的，而且有一冊裏竟夾着一小本文學的戰時版，這都使人有意外的高興。像這裏的書之凌亂，幾乎是任何地方所沒有，去年我在文載道兄書齋看見那麼多整整齊齊的書廚書架，冬天在北平，又看到不少師友的書齋，窗明几淨，其幽邃與古意皆非南方所可及，甚至一只印色缸，一丸墨，也有北平應有的特殊色調，凡此種種，我這裏都沒有，有的只是蕪雜，一如我的為人。被老鼠咬破了的蘇州印本古逸叢書，被翻得七零八落東一堆西一本的文明書局印本筆記小說大觀，因為剪取凌霄一士隨筆而拆散了的幾年的國聞周報，中國部分已持回家中，只有日本部分的書道全集，一直臥在地上永沒動過的九通彙纂，這些在可愛與不可愛之間的東西，已竟把屋子弄得隙地毫無。但最足以助長凌亂程度的還是那些文件報紙和信札。我是十足的「慣

遲作答愛書來」主義者，如果一天沒有朋友的信，便似青年人等候愛侶似的焦灼，憂鬱。而不是我所願意看的信件，又是如此的厭倦，鄙夷。這樣，面積約二十方尺的桌上就縱橫着不知多少亂紙和信件。我是不許別人給我整理的，在亂紙亂信中，正有頂喜歡看的東西，如果你一下子都放在字紙簍裏去，豈不糟糕？從許多信件裏翻出一封應當趕快答的信，立即拿起筆來寫了，發了，也是一種痛快與發洩。我常一氣寫七八封信，可是也許七八天都不寫信。對於喜歡的信，本有保留的決心，但是到了實在應當清整一下的機會，則又急躁得忘了這夙願，於是不分青紅皂白丟下去了。從廢紙簍中再細細檢查要保留的信，也是我的家常便飯，這都使人笑我的膚淺，不深沈，安靜。可是，沒法子，我不大願意學西門約去佩韋的，其理由，在一文曰「說嗔怒」者已講得明白，請參閱。

像這種脾氣那就談不到精密了，我厭倦數學，厭倦一切水磨工夫，討厭商人，不敢看音韻學和專門考證的書，怕見心思太細的朋友，如穿了新長衫總怕污損了的一類的人。如果爲了有事找我呢，還是請劈頭劈腦就說的好，如果閒談呢，大家有工夫，痛痛快快的，却也很希望。雖然太世俗，好像也還有人生的道理。我常主張一個淺陋的說法，服務應當全存恕道，作文，談話可以不必。這裏所謂恕道，實即指爲人而言。即使

要利己，也還是替大家多想想的好，不然恐怕究竟是危險，至於文章，那可管不了許多。若是專門替別人呼號，那只能叫做奉命，或是出賣，不如沈默的人反而得體。我是拿文字作為駝鳥掩護頭部的沙坑的，駝鳥明知在後面有人攻擊，可是頭的安全還是要顧及，這比喻也許不倫，因為原來正有掩耳盜鈴的意思，我則姑且斷章取義罷，無論如何，只想維持思想的自由。假如世界真的到了末日，不容我們的頭腦在沙坑裏冥想一二的話，那再由他，此刻現在，似乎還無須在靜室焚香，謝天謝地罷。因之，沙發上坐的友人，大致是胡天胡地的多。可以說同那上面攤着的許多亂書一樣，——這沙發平時大都是書報的坐椅，有人來暫時移開一下——有點內容而不完全是空殼。

你比方真遊心物外的話，却也不必對所愛十分關心。即如窗前竹子，固然可愛，我却也并不時時刻刻注意他的生長，或是加以有意的培灌，猶之宋人掘苗助長；其實世俗還是像這樣的聰明的愚人多，故英國也有戈登的賢人的民謠。例如有一時期我種大麗花，一塊塊根埋下去，朝朝暮暮盼他生芽，長葉，開花，結子，可是偏偏才長出的嫩芽就被雛鷄吃掉了，或是長了密密的蚜虫。任憑多麼勤勉的灌漑，還是沒有在一旁野生的蒲公英肥美，想不到的一朵金黃色的小花會在利那間開放。慢慢我有点明白這道理了。雖然第一年種竹的時候為他們的焦枯

而急躁，到後來，事情一忙，忘得干淨，而新筍却給我以驚異的微笑了。這筍又不必每天去看，忽然就高過檐際，正可以想起昔人「新筍已成堂下竹」的詞句。你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意境，都是包含着這種意外之突然在內的，雖則這突然也是積漸而來，但出於人爲就不行。這不只是可以讓人悵悵，實亦大有愉悅，「綠樹發華滋」，亦復如是。幼年家中小園有一片白楊，至暮春時，忽有暗綠色的大葉子，我便幼稚的唱着從小學校學來的歌了。我想，人生的道理有無與此相同之處呢？似乎是有，也不容易具體的說，總之，我為我的笨拙掩護，我對於自己，向來是不肯「掘苗」的。

除去自己辦事讀書的老屋之外，尚有好幾間餘屋，從前也都是人語如潮熱鬧之至的，現在則剩下「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春自綠，對於竹樹之類，人們的衰頹，便是他們的茂盛。可見人類也只有向自然掠取，壓榨。竹子附近即廁所，從前足跡不斷，往來既多，下可成蹊，竹之不能暢生機亦是當然。現在則有較為自由的空氣。不關心也有其不好，去年院子裏一只荷缸因為不傾去積水而凍裂了，今年無復亭亭的荷蓋。可是自荷花移植以來，也不會好好開過半朵花，大約還是不願久羈樊籠裏。如此說來，這正是自然對於人類的反攻。這老屋外牆出奇的高，而又綴以「天下為公」之門額，與叢篁細荷，殊為不調。

。據云，乃曾爲一要人辦公的所在。遮避着外面的清新空氣與燈火是不好的，而且她這一小叢竹子開在這麼一點地方來自私更是不好的，但怎麼辦呢？不要說沒有那種力量，即是牆上長了那麼多的薔薇花，已竟使人覺得破壞了可惜。今春薔薇多蟲，牆也因爲多雨而剝落了，如果有一天，它會傾圮了的話，我想一定不再修理，也應該讓這僅有的竹叢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氣，并且使外面的人可以對他「極目」了。三十三年六月九日

號二四三路州福海上

書好售經局書平太

西洋雜誌文觀止

何文介等譯

白報紙精印全部四卷
廉售四百元

天下文章

何文介譯

白報紙精印廉售五十元

藝術漫談

豐子愷著

道林紙精印廉售百五十元

紀果庵論（作家論之一）

陳塵作
下期預告

牛天賜傳

老舍著長篇小說

白報紙印每冊百二十元

櫻海集

老舍著短篇小說

白報紙印每冊百二十元

老牛破車

老舍著創作經驗

白報紙印每冊五十元



霧

楊保義

鳳華輕輕的把這扇辦公室的木門推開來。自然而昏惘的，她不甚辨認得出屋子裏面的人物。這間屋子是在這座樓的地下一層，還算寬敞，朝東和朝南都開着長條的玻璃窗，窗鍵緊挨着柚木地板，窗簾雖是灰布藍條子剪的，却早經七零八碎的舊得不堪。朝南的窗正開着兩扇，外邊是高高的陽臺，臺下有兩排黯灰的木柵欄，安放不少輛新的舊的腳踏車。這時候剛是午後兩點多鐘，悶熱得很，外面廣場的牆根一帶雖然有許多棵簇肥的白楊和其他的綠叢叢的樹，高處的葉子像喘不過氣來似的壓着下一層的葉片，在綠色中滲染上一簇一簇深黑的翳影，可是直射進來的陽光却與此不同，光線中灰塵被雪亮的日光照得纖毫畢現，給人們昏懣的頭腦裏添上一層不清潔的感覺。鳳華穿的是藍夏布滾着闊邊兒的短旗袍，身材適中，進來時她的腰身和門響聲音同時把室內疲憊的人都驚動了。同時有幾雙眼睛都在望着她，她覺得怪不好意思的，眼睛倒瞧清楚了，自己的妹妹正在一張迎面橫放着的寫字枱前坐着，前面擋上了一個男子的背影。其餘的幾張寫字枱的人，她都沒有看得怎樣清楚。最初她覺得這是一個可以熟悉的地方了，因為她的妹妹鳳玉已經從椅上含笑的站了起來，綠地黃花朵旗袍裏膨脹着的胸部隨着說話很迅快的起伏着，又像是熱鬧，又像是呼吸得急促了一點，於是鳳華看得自己的妹妹像是比自己更現代型得多了，其實倒也不是的，鳳玉只是一連串的開口說道：

「啊呀！你什麼時候來的呀？讓你找着這個地方了！坐呀！坐呀！……」這一串話跟着是她用她的肥短的手指着檯旁的小椅子諺鳳華坐下。鳳華是她同胞的姐姐，就不謙讓了，坐下之後，看了鳳玉的面色，因為平常是胖了點兒的緣故，倒也不算怎麼憔悴，心裏多少有一點兒放了心，就接口道：

「真熱呀。我是今天十一點鐘到的，現在快三點鐘了罷。」

她說着話的時候，一杯熱氣騰騰的香茶，已經放在桌上了。這是一隻玻璃杯盛着新沏好的清茶，由一個穿慣了白綢長排密紐扣短衫的長頭髮的工友，客客氣氣的給端過來的。這個工友的姓名連長在室內辦公的人都不大熟悉，只知道他大約可以被稱呼做阿根或阿庚。阿根的本領平常表現出來的至少有兩種，一是替職員和客人倒熱茶，茶杯都是現沏的，二是跟着來上一把熱得燙手然而却也使皮膚異常舒服的毛巾，這時，鳳華一面擦着手，一面把室內的人物和東西陳設都打量了一番。阿根却靜悄悄的退出了。她看見妹妹面前攤着一本厚厚的英文書，包皮紙上毛筆寫着的書名大約是一九三×年什麼佳作選一類，連着一疊有字的稿紙鋪在桌上，就向鳳玉說：

「翻譯麼？」

鳳玉微點着頭，怪不好意思的，指着還有一大堆譯好了的劇本摘要給她的姐姐看。那些劇名有許多看來是很滑稽的，什麼「孤兒拯父」，「黑婦人」，「風雪之夜」，還有「相思淚」等等。這些都是由周主任選定交給她摘譯出來，看看能不能夠改編做中國劇本用的。雖則她來這裏工作才不過半個月光景，她已經看出，她的工作是屬於吃力不討好的那一種了。周主任的坐位，是靠着東邊臨窗的地方，這時正卸脫了藍絨西裝外套，大聲的和他對面椅子的一個青年人說笑，因為說的並不是普通話或江浙話，帶着廣東的口音，鳳華一點兒都聽不懂。她看見周主任已經是年逾四十樣子的人了，臉色紅潤得很，相貌生得看來很兇，因為鼻子高峻得很，給人的印象是有時候看上去竟不大像是中國人，就低着頭不敢細看。只是用眼睛把他對面的那個年青駿了一眼，這一眼不幸像已是又像是不會引起了自己妹妹的注意，她覺得鳳玉的目光直釘在自己夏布旗袍的身上，那是不會有什麼理由的，就立刻把目光避過了。她和妹妹並不一樣，妹妹是結了婚而正在鬧着離婚的人，她却還不會訂婚。她含着笑，把家鄉最近大略的狀況和兩天輪船上的生活都向鳳玉說了，鳳玉偶然也接着問幾句話，却是淡淡的，這使鳳華立刻又感覺到有些兒侷促了。因為她知道

道自己妹妹是生就的心直口快的人，即使是心境不大好，爲什麼這樣的拘謹起來呢？她也不做聲，用手輕摸着自己的手提皮篋撫弄。忽然聽見另一個穿着灰嗶嘰西裝的人在室內一個角落向那個坐着談笑的青年人叫了一聲「汪先生」，跟着說了兩句話，汪先生就站起身來，踱到那一頭去了。他經過鳳華面前的時候，看見鳳玉正低垂着頭，就停住了，問道：

「吳小姐！怎麼樣？還是每天要翻譯的麼？」

「是的呀！」鳳玉有點兒怕羞，其實却也不是的，因爲她複雜的心情近來早已超過怕羞之上許多程度了。不過她的答語這樣的親熱而簡單，自然是叫鳳華認爲可以注意的。她尤其注意的是，這個年青人雖然只有廿七八歲光景，人又生得不高，却像有些東西暗示着她，這實在是這個室內許多張面孔和趣味集中或接近的地方。汪先生的名字是汪樹宜，這天晚上鳳華才知道的。他生得一表不俗，雖然矮一點兒却還叫人看來覺得四襯，像是同時也就會感覺到人長得高了也未必順眼那樣。人又瘦，臉上一層層薄霜似的汗毛，濃得驚人，兩撇兒並不打通的短髭橫在脣角，這使已經有了性生活經驗的婦人們樂於接近，而叫一般年稚的芳齡少女不無小疵之感。可是他的一雙烏黑的眼珠就把這個很適宜的補救過來了。這是鳳玉近來心裏的一種想法，鳳華自然一時察覺不到。她只是看見樹宜輕輕的走到鳳玉的身旁，竟不怎樣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緩着聲調說道：

「歇歇罷，吳小姐！多譯了有什麼用處？」

他用手翻了翻「黑婦人」一類的東西，很快的就到灰嗶嘰西裝先生的桌前了。在那邊，直截了當的剛說完幾句話，就又返回周主任的對面。他是一個愛喝濃茶的人，自己的玻璃杯裏只剩一點餘瀝了，仍舊端起來啜着，嚼着一兩口泡開了的墨綠的茶葉。阿根沒有再進室內來。他便又坐不住似的，再度走到鳳玉的桌前了。伏着身子看書的鳳玉，只覺得書上幾行英文字在對着自己跳跳蹦蹦的，一些兒都進不了腦子，把書一闔，正摸起了自己盛放雜物的手提布袋，看見樹宜過來了，就說：

「汪先生，這是我的姐姐。」

「哦，……吳小姐，好麼？」

鳳華微俯着身子在還禮，妹妹又搶着替她說：

「她今天才到上海來的。」

「是麼？那麼，吳小姐，你們要不要先回家去談談？這裏今天橫豎又不見得有事！」

話說得很慢，却很肯定，這是這些日子鳳玉漸漸習慣了的。她們兩個姊妹互相望了一望，並不再多耽擱，含着笑顏向周主任和餘人都點了點頭，咯咯的鞋響就一齊出去了。鳳華在出去前的半秒鐘，忽然瞥見了這位汪先生端起自己茶杯的大半杯茶就喝，咕嚕咕嚕的喝得很自然，一點兒顧慮都沒有，她的心裏像是平空添上一層霧，她不大明白這個男人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角色，然而這對於她也許毫不相干。她們下了階石並不停留，兩個窈窕的身影就沿着綠蔭底下的水泥石徑走出這家公司敞開着的大門。

二

過了一個多月，鳳華在一家小學裏教着書，寄住在校裏。鳳玉和她的丈夫離了婚。

鳳玉的丈夫是一個商人，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際，貪圖暴利的商人。她不惜犧牲掉三個自己親生的骨肉，和五六年來同居關係的愛情，悄悄的和她的丈夫分離了。她的丈夫在半年前早已有新歡，毫無憐卹的另外營下新租的小房子。鳳玉饒倖的，在她的丈夫同意之下，承租了幾年以來他們同居住着的舊地方。那是租的別人的一個前樓。

雖然是陋簡得說不出來，隘狹的樓房却是朝南的，推開窗子望出去，一片悅目的，青翠的綠色，劃成一塊一塊的土地。那原是一個很小的公墓。每逢午後六點多鐘鳳玉從工作的地方走回來，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必定坐在窗畔遙望着外邊的景色散散心。園子的一株粗闊的柳樹和她的房子隔着一道牆，這一道牆就是公墓和她住的里弄之間的分水嶺。柳條隨着一陣輕柔的風飄散在牆頭及空際，偶的也散落在庭院裏的地面。

雖然是公墓，並不禁止外人時常進去遊玩。在天熱的時候，或是夕陽西墜的時候，或是陰濕霉暗的季節，那裏面都有許多活着的男女和兒童們出沒。兒童們跑着，跳着，打鬧，有的坐在椅車裏，微閉着眼睛打盹，有的張大着嘴仰望高高的天空。年青的男女們在這裏面散蕩着談心的，望來都像是情侶。

年紀老的人也有。打扮得像二十年前的美國留學生，穿着古板的西裝，扁扁的呢帽戴在頭上，滿臉皺痕的紳士。和西洋水手同過居，現在離異了，凸着肚皮一邊走路一邊笑罵的四十多歲的廣東婦人。這都是鳳玉在窗裏時常看見的人物。還有人躲在巍高

的花岡石墓碑的背後談話，打情罵俏，接吻，她也清清楚楚的看得到。

當她一個人靜悄悄的在屋裏休息的時候，就不免朝着遠處的草地眺望，也不免要胡思亂想。她很少自己對着空牆流眼淚。屋子裏面除了她似乎沒有其他的生物，那怕是纖微的隱暗的東西。她看厭了屋裏面一切的陳設了，陳舊而簡單。一張大大的雙人牀，鋪着厚軟墊子，上面還有細細的牀蓆。牀旁是一張小几，一盞能夠發出幽微的綠光來的小電燈。小小的小方桌，寫字桌，梳粧檯。連椅子都只有幾把圓形的，沒有靠背的，零亂的排列在桌邊。梳粧檯上面嵌着橢圓形的鏡子，只能發出暗暗的光線來。這是不屬於晴天的一種生活的點綴。

說是找到了工作。鳳玉在公司裏面的工作是輕微的，每天循例的翻譯幾段文字，給周主任看過，就算完畢了。有時候一個星期還不能夠把一個完善的故事寫完。這些翻譯過來的故事，究竟不能夠被採用在舞台上演出，她當然更不知道。她自己的經歷和不幸的遭遇倒的確可以認為是一個哀鬱動人的故事的，可惜她已經用盡了自己生命的勇氣和活力去寫它，不再能夠用文字去編寫它了，對於公司裏面刻板式的呆事情，除了疲倦和無聊之外剩餘的恐怕就只有頭痛。

頭痛！不錯。每天下午從公司回到家裏來，短短的路程，只轉灣過兩條距離很近的馬路，她都覺得異常的疲倦和灼熱。頭痛！難道這就算是人生麼？如果說的是話，這就是厭煩的人生，無聊的人生。人生的目的不是在獲得平衡和安慰麼？她的生活是漩渦式的突變的，自己却並不是把舵的人。模模糊糊的就失掉了自己青春的操守，並不由自己做主。胸前的祕密慢慢的自己把它向衆人公開，兩個熟透了的發酵的白麵包，本來在它們孤芳自賞着，驕傲的墳起着的時候，上面還硬硬的豎着兩顆堅紅的小櫻桃，常常從衣料的顏色和花紋的縫隙裏堆襯着向人們點頭，可是點頭之後並沒有多久，這些櫻桃就不再存在了，它也不更能夠那麼的堅實可愛了，代替它來維持着殘局的僅是兩粒黑扁的大棗子。好傷心！接着就有來吮吸着蜜子的人，中間像是沒有什麼停滯的時候，一個接連着一個，吮到她的心端凹處，像案頭那隻一天到晚不停着的的打打的鷹牌小扁鐘那樣的硬刺着她的心。孩子們都熟睡了，更深夜盡的時候，丈夫還留在外邊不肯回來的事，在後來她已經成為習慣的了。家是她的丈夫的寄宿舍，非到夜間一兩點鐘以後是不開放的，有這個開放權的人可恨的又並不是她自己。有時是她的丈夫，或丈夫的朋友，舞女，職業性的出賣肉體和性的魅力的女人，賭場老板及賭客，三輪車的車夫，丈夫的新歡，咖啡館，以至於唱繁重帶打全本三岔口的人。很少很少的時候這